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宋允奎

禮部集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書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為文盛氣而鋭思貪博而騁能自以為適也既而悔之聞義理之學聖人之道于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淑婺之人而弗果從家貧無書里良師友又少閉門矻矻弗知所向切自念道散于羣經會于

四書周程朱張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抉露無餘矣遂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與游獨弗能尚友古人乎于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始而茫乎其失也繼而粲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嗚乎道迄孟氏不傳毅如荀謂性惡慤如揚謂善惡混醇如董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為五常之本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絕類離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昧于論性今予之愚

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啟我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耶然聞之不如見之之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友以為資亦終焉寡陋是懼環視當世汙染淪胥訕笑迂濶友且未多見況于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于僕則又道先齒長實師而非友也比嘗幸得見退而廹困世故弗獲有請一年于兹足下又譬廸之以文字者屢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于先儒而欲終身行者誦言之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者皆主于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微而示人以約者與備體用本末而入徳之要與僕之生也愚而師之求也久方將請事于敬未能習而安也而鈌焉親炙復若是如進學何足下倘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賜一言以自証則先儒之啓我也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焉幸孰大焉

謝趙子英憲副書

蓋聞公卿大夫求士士不敢求于公卿大夫古之道也後世失所以求而干進眩名者靡不至上之人惟樂于諂佞者之巳售其道遂大壞若夫窮居草茅修巳俟命非其人不見非其招不往終身無聞而不慍者彼孰從而求之幸而在位者以道德學問接天下之才進忠實而黜浮華奬退静而抑躁競則向所謂士宜投足乎其間然而勢分之不可干介贄之不可以易猶有不得而

進者欲為善而有遇不其難哉某竊伏窮閻粗知讀書
學古道才品不異乎凡庸術業不企乎髙明吾斯之未
信而奚知之求生三十年不一登貴人之門道不同者
州里或未之識非敢為亢也士當如是焉爾乃者閤下
持節浙東聞其以道得君以正學用世以崇化厲賢為
心其所設施卓卓乎古人之風一道之士顒然作興如
某之愚亦將刻厲思奮終恐非才望其門而無以進也
一旦閤下招而見之予而進之衆人之上譽之而不置

閤下求士固異世俗而其意以得此哉退省其私戰掉而弗寧因自誓曰繼今以往蚤夜孜孜慎厥身脩佩服敬義循蹈中正窮不失守達不悖道惟孝與忠則為之以無負閤下之知又進而祝曰惟閤下益近天子之光大究所學正誼明道使吾君為堯舜之君斯民為堯舜之民功施當時澤被後世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幸身親見之閤下或有間焉亦將有以自復矣

答謝君植書

往承寄示詩文繼以鄙作為復此亦書生習氣思少自見非能有所開發于足下也使來辱書稱許甚盛且謂古今文人才士不乏而患不知道若僕議論胷中必出于正又惜其浮沉無聞不汲汲于世好而為是也伏讀以還愧不敢當而又有不敢不勉者願畧陳其愚夫古人之于文率皆德盛而立言中積而外形愚何敢希望萬一文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為文也名能為文且不可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謂不知道則不

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號稱為人況于文乎昔人謂文為貫道之器自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得于道所發必出于正則不待求工于言語文字之閒是惟無作作則必傳僕雖不才切有志于是若其不合于世好則已知之蓋昔者上以文取人士以文致顯耀舉世翕然而豪傑特起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也于是立意追古若韓退之蘓明允之徒然以逸羣之氣蓋世之譽公卿將相

之知或所至炊不及熟或老死布衣繼而作者亦有人焉通顯又無幾為古文于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為古文于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哉君子之于衆人固有分矣所貴乎君子能篤于自信不肯毀行爽操以隨俗而已僕之愚非徒欲古其文而欲古其行古其行者志在古道耳生二十有九年束髮以上即嬰世故危若迫阨沛然而安之天分狷狹所向少諧自度與人無求亦弗以為意獨念朋友道息居無與言出無與遊闕

失誤疑無所與正平生知已數人散在四方貧弗能遠
游以相從若足下者風聲意氣未嘗不曠千里而相接
然後知僕雖不合于俗而合于當世磊落之人使累千
萬而皆磊落之人則我輩奚足道哉足下與僕視世之
奴顏婦膝口行虵蝎胷腑䖸蟁而志得意滿者肯為之乎
雖萬死不與易也竊觀足下高爽明儁文行著于西州
而落落弗偶優游嘯歌其自信亦篤矣顧與僕同病而
益以是勉焉方將共此道以為千載之期凡窮達毀譽

乖合尚何言哉

上趙侍御書

當今天下之官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貴臣大職莫之與抗者風憲而已士之仕者必此而行志凡國家利害民生休戚官吏賢否無不得言而行者號令所加如迅風奔霆無有嬰其勢而逆其指焉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職風憲者宣教化肅紀綱而已寬弘清淨化之所以宣也採察彈劾綱之所以肅也後先雖

異而體用相資而世之為者多失之天資險薄好為苛細者網羅文深鷙忍毛擊而失之過矣反是者又以姑息為仁含糊為量保全祿仕為德其長暴縱貪積冤壅善尤有甚者是皆不知正道而乖離于風憲之職也惟閣下則不然曩者起布衣草廬之中擢在此位踐中外任數十年弗絕天下咸信其有道比者按節東方環轍海上荒陬窮垠之民歡傾相告復見成周盛漢使臣之風蓋其清心以省事而察姦不遺敦化以弭刑而懲惡

不貸體用之間坦然一出于正若閤下者可以為法矣天子嘉其功升之臺端眞儒鉅人之澤將演溢于無窮夫南臺監攝天下之半閤下當登進之初其設施必有非常者愚不得而知也今風俗弊壊莫甚于南貪汚窟穴其中民之寃苦失職何可勝數夫堯舜知仁猶不能偏物而急于親賢天子選擇而任閤下閤下所得薦黜者諸臣憲臣耳是不可以不急也總而計之幾何人向也閤下之在浙東雖一人而足于此得數十輩參峙而

錯布之必能以閤下之心為心而奉揚閤下之政使東南數千里皆若身履而親臨之守約施博者在此道也竊觀閤下平居議論未嘗以位為樂其愛君憂民之念忠誠懇惻上通于天天將大其為而不止是也以區區之意輙因其職之所在而薦其說焉惟進退之幸甚

上敬威卿參政書

某聞天地間有清明正大之氣不在人則在物故在天為列星在地為河海泰華在飛動為龍鸞麒麟皆拔類

而出羣者乃若鍾而為人其姿必魁梧而磊落其量必弘廓而淵深其德必敦厚而粹美其文學渾以雄其議論閎以實其功業雋偉而瀰盛聲昭當時澤流無窮莫不稱其氣之為愚生讀書上下數千百年得見若人者少矣方今際一元之會宇宙混同君明臣良意必有當其數者焉而不可以泛泛遇也比者閣下之使浙東竊嘗聞其為人慨然起而往拜之向之所謂清明而正大者真有以得之于心目之間為之忻然而自慶今閣下

起拜大參揚舲東下又有亟見之機焉夫區區之愚願亟見于閤下者非他也嗟賢哲之靡常樂盛德之可慕平生之志思少自見遡餘波而挹流風以沾被其終身夫天之星辰遠而不可即也河海泰華足跡有不至也龍鸞麒麟曠世或弗之識也而某也方承教于大人君子之門非徒一識之而已又何幸歟謹奉書以聞伏惟鑒納焉

謝傳知事書

十一月廿六日某稽顙再拜奉書嘗謂士有切身之憂則于其所樂為者有不暇顧處甚難之勢則其于知已者有不得伸由古以來所為發憤而太息者此也某生無他長以家世儒粗知讀書為文其始也未嘗不欲慨然自奮于古人而自十五六時即苦憂患廢格其後日愈甚𨮁身外依而復孑孑其獨也家有數老人下而昆弟無田以為資飢寒亂心纖悉營給嘗痛其業之不脩而挾冊之無所也里中有屬以子而教者遂往而從之

殆亦逃其膠擾以補其空疎修巳及人未能有益惟幸其甚近而朝夕之養得以不廢計出此而已比承傳命者謂閤下欲延致而館之私竊念矣閤下清名美政表儀臺府其誠篤下固將振光榮以自附答知遇之萬一環顧其私如沐漆以求解重以母氏初喪神志迷瞶雖欲往有不得而往者其命也夫而闗惓惓未已今復以訓導之職處之將優之以廩粟寵之以生徒以致其來夫以椎城名區耆俊林立豈乏其人而使庸陋者超躐

其不可一也其于世素疎樂放曠而習偃蹇也久使之應公家之程督事上官之將迎必闕敗而不支其不可二也然又有大不可者訓導雖小職列在學宮而可使被衰絰者于于然居之乎雖然閤下之愛我者至矣其之所以感者深矣畸人窮士之于世或對面千里或白頭如新甚則嗚號于其前而不一顧省者不少矣其也前無介紹之素後無左右之譽而何以致此哉有一于此環堵且成將以定其居而寧其親不祥之服有時而

除天幸惠浙河東閤下未即還朝其將叩門曳裾奔走
俯伏惟所命之其何辭以為讓區區所懐恐言者不能
悉用敢干冒罪戾奉書以聞伏惟矜察不宣

謝李溉之都事書

盖聞脩其實而不求人之知古之道也然彼誠衆人耶
不知吾夫何慍誠大人君子耶不吾知吾愧焉幸而吾
知則天下之樂孰大于是科舉方興士投牒自進操數
寸之管書數幅之楮以角一日之長謂之不求知可乎

雖然易有之君子以同而異同于求知而固有不同者焉盖自唐虞敷納以言非言固不能以知人也彼其抱美懐奇因以自見篤學信古不阿時好者豈無出于其閒因其言而得其人則非賢且明者不能也其南方之鄙人也少而嗜學習為文詞當未設科之時日夜刻厲以庶幾乎古人素非志于求也其抱負篤信雖不逮夫向所云者然亦頗知自異于衆人家有垂白之親覬其成名而償其夙昔業儒之勞也是以冒昧而來獲偕貢

於京師京師鴻儒碩士比肩立而稱執事者則曰是博學善古文才氣超邁鑒裁精絶樂善而不遺者也及試于有司執事實賛持衡而愚不才置諸選執事誦其文而賞之識其名而稱之傳者籍籍而某初未之知執事誠賢且明而某不足以當之也嗚呼人固未易知而知人亦未易某之此來厠名英俊之後諸公之知也而執事獨賞之至稱之篤知我為最深使其聲流于時而其歸也將以白于親誇于鄉終其身以為榮其報宜何如也輙

奉書以道其區區之私其詩文一卷或賜觀覽亦足以得其所存唯進退之幸甚

上袁伯長學士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其授受之次可歷數雖去之數十百年談其道德論其文章宛然如其人之在目何哉以其傳之真也後生小子不幸不及見而知又不幸而不遇其所傳授之人則雖接其居誦其書終不足以得其似焉東萊吕子之在乾淳間而婺實其僑居流風遺化深

矣易世搶攘衣冠淪謝雖欲考德問業而求之故老皆無存者矣先生世鄞中大家聞人與呂子輩行言論風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博聞精藝之學親從其徒而得其書又嘗憩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其景行之思而脩其教育之方得之于呂子者多矣以先生家世之懿天分之高充而大之閫中而肆外是以流聲天朝與掌帝制當代所倚重而天下之士莫不以為宗師况于並浙河之東而夙昔所向慕者哉當先生在麗澤時

其猶童孺其後益遠而足跡不能以自致今年春以鄉書上禮部先生實考第之而綴名選中遂獲出于先生之門自謂才質凡下寡陋無所承重以衣食憂悲累其心年四十而不加進科舉之求偶然得之滋愧焉耳比嘗承末光而聽緒論茫乎其自失若河伯之向海若宴人子之見陶朱也然先生惓惓于蓺其言藹如其又幸為門生事分之厚不儷他人倘辱教之廓其隘昭其蒙滋其槁實其虛導之入其藩而庶幾窺其室堂以其所

得于婺者還以淑婺之人先生之賜也是亦呂子之心也聞旦夕趨上京而某亦且南還將俟他日而卒業其所為詩文先生已嘗見之矣謹復録數篇為贄誠知覂甕釜于金石之側為不知量然舍是則無以為承教之基惟采納焉

答傅子建書

薦被手書佩意深至去秋場中奇寶横棄闇陋罪無所逃足下不以見尤而猶勤勤懇懇欲師用其言不敢當

既嘗以語余生知已復于足下今又枉之以高文請益未已念不可不一白所懷嘗謂今科舉之制先之以四書五經傳註主某氏某氏所以明義理正學術次之以賦詔誥表欲其為古文章終之以策觀其器識果能是則其才品亦不卑矣況又本之以德行乎二十年間所得亦可睹矣竊怪比年義理之學日以晦埋文章之體日以散散士氣日以衰苶懈怠豈無故哉大抵司文衡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見詖說迷謬學者敢于違明

制而不懼此最大害也又有専泥一經不知兼之六藝參之賦策以觀其全而摸擬風搆之弊得以售又有好取俚拙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為工僕每與劇辨者此也慎選主司其責固不在我學者但當潛心經文篤守傳説融會而發明之至于文非賈馬晁董班揚韓柳陸宣公歐陽子王蘇曾不觀自然追配古人度越流俗遇明有司不患于不見取彼區區括套之編揣摩之術君子之所不道也間嘗有問于僕者以是告之往往迂其

言遲其効啞然而笑望而去之是以門稀請業之徒口絶决科之習又安有可為足下矜式者哉所欲獻者不過如前之説而已足下倘以為然循而行之自當有得于褎然之舉舍足下而誰哉

與榷茶提舉書 元凱

布衣韋帶之士誦詩讀書嘗念有以濟物異時被一命効一官撓于事勢之難而在上之人莫可告語則亦末之如何若乃事之可為言之可進自遏其志而止不亦

甚可愧哉其與閣下同出科目昔在里中閣下來長鄰
邑實相聞知重以枉顧之勤不以流俗遇我也今茲典
領榷司某適在臨蒞之下事關民瘼而荒山瘠土物不
產一焉而茶尤絶少商賈之所不至木菑草葉足以代
茗飲非民用之所急也舊來歲辦甚微兼有門攤已為
重困近年頻增引目六百外有帶辦日加于前細民無
由赴愬有司莫敢一言峻責刻期倚葺朴以濟一邑之
害莫甚於此某之來也親見今歲租賦猶且釜懸而金

紙絲纊雜色之徵交至沓出怨咨滿前所不忍聞竊祿於此固亦何顏伏惟仁人君子重哀斯人之窮而察愚言之非誣惻然救之蠲減數百道之引蠲數十錠之鈔使是邑之民世世子孫毋忘閣下之賜其雖無他長亦能相與頌贊謳吟以誇詡其事於無窮豈不美歟事已具公牘此復以申言之而非私也伏惟垂聽而細加裁察焉不勝幸甚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番陽董真卿所編集者并令献其

所見其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嘆其規模之廣大引援之洪博茫乎其自失也徐而察之則有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朋友之義而失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已成流布方盛區區之愚乃敢誦言其失無乃不可恩之遲回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嘗謂著書立言必有大綱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為綱領者首條凡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標曰經夫子大象彖小象

文言兼標傳字謂如此庶幾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意則曰今易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叅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吕微仲晁以道始復而未盡吕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為傳十篇各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晁吕者不過欲學者分别

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為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説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于朱子之説著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求欲自異則又蹈于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子嘗謂晁吕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葢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文初不言其合傳以附經也

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子之精鑒

呂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名之得也魏志謂鄭康成

始合彖象于經甚明孔疏謂夫子象辭元在六爻經辭

之後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今王弼注本之乾

卦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二卦弼之所自分

也朱子此言亦甚明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附

釋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誤矣程

子據王弼本而為傳時未見復古之易朱子後出而始

明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舊朱子主象占而用吕季
此亦誤也義文周孔因時之教變通作用不同固難執
彖徇卦執象徇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救學者支
離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以今
董氏所編乾卦觀之即鄭氏附彖象之舊但移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置于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
王弼之舊自坤以下則又改弼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
曰象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如故而改

立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哉易董氏于吕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他固無以議為且朱子本義自與程傳體例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為一經可也不當强求其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録已有可議况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為說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足相發明非卓然絶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以汨亂何有于發明耶今之纂註政未免此欲言

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義例之未安因革等列之未當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吟以方圖分作四層云云誤以為董楷其愚謂之説如睽旅喪牛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縷數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言得于胡為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于自信未嘗從人商確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通等作遽欲傳世垂遠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能辨之豈待愚言適先之耳信筆疏列幸勿以示不知者唯以轉

叩諸宗人仲退文然與不然還以一言見教幸甚

與孔用道都事書

孔子德為聖人其後世復多顯而賢司馬遷史記列于世家遷之絶識蓋此類也因是考之漢自安國而下在東都則若僖若融在唐則若穎達若戣戡在宋則若道輔若文仲兄弟皆以儒學名節相望不絶天朝崇徳紹封襃用聖裔必有名世者出焉而今見閣下則其稱首也今之省臺要官中州士大夫居之者必其學足以濟

時謀足以經國才器足以服百司聲望足以動一世然後人莫得而間之閤下向為材御史風采振中外迺者晉陟都司適當聖君賢相更化勵精之初綜理贊決浩然而歸重聖朝之所以處閤下將有大于此者矣某南方之鄙人也以家世儒弗能他業遭逢科典得官歷吏丞佐令録雖無他長而頗知自愛不為大人長者所棄絶數年在江東小邑閤下時以行部出境上蒙察于衆人之中而置之文墨議論之末然俄頃别去不復相聞

矣今歲里居忽被助教之命暨來京師始知閤下之在臺府也屢薦其名而兹又以告之台衡特與此選嗟乎某何以得此哉閤下心誠好賢不遺小善哀于汩沒而拔拭之使脩其初服以從縉紳先生之後而發攄其誦讀之素為賜甚厚然成均天子之學首善四方者也助教秩雖卑掌佐博士教令前之處此者多方聞博習之師某何敢望其萬一况閤下以聖人子孫紹百世之傳任斯道之重區區獲遇以為已知固此生之深幸而迂

狷狹滯之資職業之不稱以上累高明不得而不懼也到官三月矣於閤下之門不敢進為私謝念將祗承督教以免於戾亦不可無以自白謹録其舊所為詩文一卷而以書道其惓惓伏惟裁察焉

表

賀建儲表

恭聞濬發淵衷升崇上嗣三靈宅命兆姓繫心中賀伏以天作之君必有聖人之繼父傳之子是為古今之常

理盖順于人情事尤關于國本周后詒謀最久咸遵世子之方漢帝即位未幾勉徇有司之請盖以嗣不足者望不屬教不夙者德不成究觀往猷卓有先見恭惟皇帝陛下持盈以道慮遠惟明謂丕承列聖之休已恢弘業而蚤建萬年之策宜在青宫上祇母訓之慈下叶宗藩之議曰嫡曰長所以正序惟德惟賢可以君邦本之至公斷以己志爰畀承祧之重用新授冊之儀繼明以炤四方具瞻令質元良以貞萬國永固丕基某等忝預

廷臣幸逢慶典守宗廟社稷欣睹大器之置安學羽籥干戈願謹正人之游習

國子監賀親祀禮成表庚辰十月四日

伏以聖治尊親丕顯觀稱之薦齋宮蔵祀幸嚴吉禮之成喜協神人光生宗祏欽惟乾綱執柄渙號揚庭謂帝王之道相承必先報本而祖考之傳有在莫大正名於昭鏤玉之文甚盛奉璋之士誠旣孚于廟假慶肅展于朝儀某等叨處膠庠與觀餘典推仁錫類允懷兆姓之

心紀德報功願上萬年之頌

賀聖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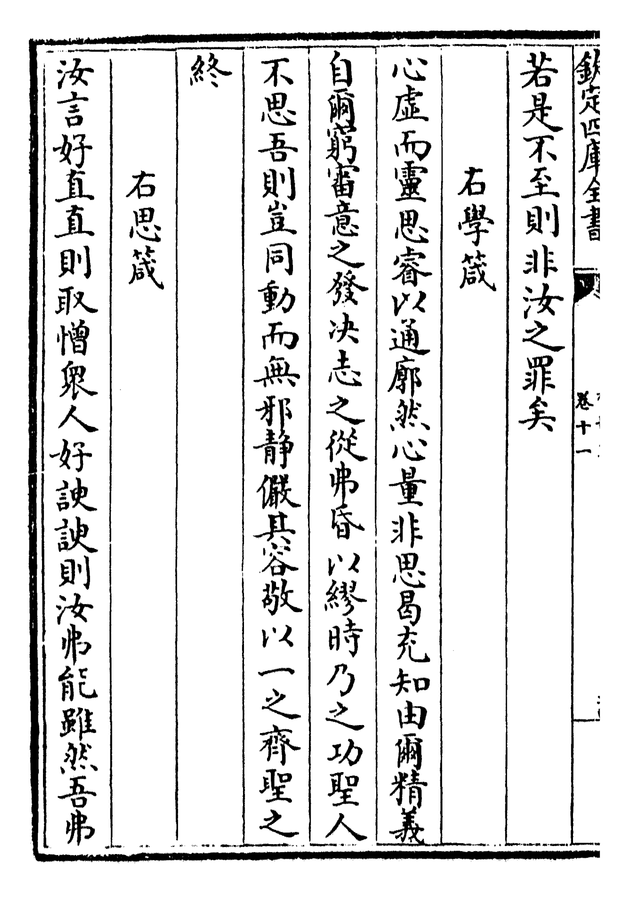
伏以乾始統天毓聖協純剛之月泰元授策發祥當至正之年光被堪輿祚綿宗社恭惟宅心立事繩武繼文復科目以賓興求賢致治開經筵而典學遜志務脩幸逢熙洽之期茂介延長之慶某等職諧舜樂身際堯封蹈舞朝班瞻威顏而下拜咏歌儒舘頌福禄之來崇

箴

齋居四箴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于成己之道可憾多矣端居深念因為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脩交至互發以適至善之歸云爾

汝之向也靡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内吾幸汝之悔也汝之向也剛鋭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若退吾懼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隳資不可恃工不可畫効不可覬



若是不至則非汝之罪矣

右學箴

心虛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爾精義自爾窮畜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則豈同動而無邪靜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終

右思箴

汝言好直直則取憎衆人好諛諛則汝弗能雖然吾弗

患汝之弗直而患汝之弗慎其出也人言萬端巧佞詭欺陰餂而試陽導而隨汝直弗悟亦害之貽嗚呼察之幾反之思思而得之言然後時

右言箴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為愚未信者以為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已究觀汝昔亦允蹈已先民有言靡不有始敬之敬之往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似謂予何人為之則是

右行箴

勿齋箴

視聽言動天則自然己私一萌遂與物遷制之伊何曰惟此勿能勝彼私乃全其德昔顏氏子篤于求仁博文既極約禮斯循嗟後之人語勿毋易明察其機先審非是知之斯勿既勿乃誠子欲希顏視此為程

進脩齋箴為舒城汪仲遲作

德期于崇不崇則圮業要于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

也吾止斅菑旣勤敢怠疆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修詞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顧言體之忱信實履刋落枝葉屛黜口耳不諧于時乃有諸已以是進修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靜心齋箴

人之一心至妙以神乘氣而動易失其真廼放以逸廼昧以昏雖有視聽而弗見聞彼氣發機若馬驟奔制之尼之則惟天君聖賢有訓曰操則存繄歟之子出佐長

民萬變糾紛方寸經綸揭名靜心思義以循茲靜非寂致力惟勤能靜其心理得氣馴太極之分陰陽互根厥義自殊請毋汨陳

正齋箴

乾道變化命自天各正其正天乃全或罔而生理豈然中扃之中本不偏端居守一靜以專百體順令供周旋有動斯直道平平出為民表身帥先如以繩墨齊其愆允哉君子希聖賢配名思義恒勉旃

銘

刀筆銘

刀筆吏具也人情孰不玩筆而畏刀然吏之刀削簡而已吏之筆民命繫焉自後世易簡以楮刀之用廢而筆尤重且專可不慎歟文學王君為其友作刀筆賦甚美而復求益于予因摭其所棄者而為之銘銘曰

刀以利筆以銳二物類相似也以言其形則秋毫之末

不强于百錬之鋒以言其用則削割誅刈操制生殺刀與筆有以異乎吁刀莫惜于筆也筆莫忍于心術也有形之刀易識而無形之刀不可測也使凡為吏者外不舞其手内不欺其心挺而不推委而不撓至公付物而賞罰各適其重輕庶乎可以寄衆民之命而司三尺之平矣

樂善堂銘

至治元年春予與松江趙德瑞偕舉京師一時江浙

之士惟德瑞妙年而大父母父母具在尤相欣羡瑞之父以樂善名堂集賢學士袁公為之記道其處家居鄉之懿備矣諸公復為詩文賛之而吳某為之銘

銘曰

善根厥初帝降衷樂而自得乃其終欲消私絶雲卷空靈扃涵漾春融融不參以人天與通泰然動静常從容曲肱飲食舜雩風聖賢殊詣極則同後有學者兹其宗誠身本自明善功似是而非審所從愿柔俗習失正中

福利攝誘欺兒童秋毫辨晰瞭不蒙知之貞固樂且充

趙君名堂踐于躬上希聖武追賢蹤天爵不倦方崇崇

餘慶垂後昭無窮

儼思齋銘為三衢程國表作

儼若思敬之容儼以思敬之功思有時儼無間表裏一

動静貫嗟程君敬自持純不已夫何思

在止齋銘

萬殊紛綸卓有則至精無形儼為極昭昭人已均是德

兩還厥初會於一行者之家射之的計功先後知乃得
先民詔學垂世式片辭指示如皎日揭之齋顔踐其實
念兹在兹永無斁

九思齋銘

心官思睿作聖思不存爲乃病物有則事有理弗昏繆
由思耳視聽色貌言事則之循好是懿疑忿得恒自審
理之從安以順昭訓言凡目九各專一非雜揉學思誠
兹其要猗馬君揭自詔嘉爾名踐爾實非思勉功乃極

靜學齋銘

由靜而學先也既學而靜後也柳君道傳以靜學名秦景桓甫之齋自其先者言之也吳某輙申其義而幷以後效為景桓勉焉銘曰

皇錫靈明衆理森具匪敬以存曷制其鶩爰植我本以考以思博極窮深鉤玄析微彼微既彰靡動非定衆止攸宗萬變斯應泰宇發光物意同春實踐玆境聖賢其倫先民之言揭自我友勗哉秦君視此座右

思勉齋銘

建陽蔣師文從京兆杜伯原徵君學以思勉扁其讀書之齋不鄙命予申述其義輙求正于杜君且以師文共勵焉銘曰

非思非勉心之真不思不勉德之純真昧弗知等愚民純而不已斯聖人去愚希聖思勉遵學者務此宜循循惟皇降衷布彛倫先哲謨訓日星陳學思兩若翼與輪服膺敢有怠弗勤造微極睿通鬼神明擇衆理區以分

允蹈固執誠其身終以勇繼知與仁從容聖域坐自臻
蔣生氣質清且淳從遊碩師蚤有聞心解不但佔畢呻
已功百倍猶勤詢嗟愚何知義同申按常摭實非奇新
與子共勵堅書紳

蘭溪州新刻漏銘自序

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七月蘭溪州新刻漏成
先是監州貫其首輟餐錢以率同僚市銅募工鑄為
圓器浮箭識刻至是竣事顧惟舊樓旦暮警致板級

頻撼懼失常節乃闢屋於大門之左以安處之惟州
縣之政固非一端正時示民實急先務故挈壺廢職詩
刺其非更鼓分明人知其政所繫豈小哉蘭溪由縣内
附二十年而為州為州四十有五年而刻漏始有修廢
舉墜民聽用新邦侯之績不可無紀乃述而為銘銘曰
範金為壺斷木置箭節度以水晷刻斯辨惟國有制莫
先正時號令興居是用不迷猗歟賢侯廢典肇舉爰度
爰謀處以新宇匪宇之崇器則惟新匪器之尚存乎其

人昭以啟昏順以正忒作此銘詩以示無極

思容齋銘

臨川危太朴合魯論禮經之旨以思容名齋有志於學者也東陽吳某謹歷稽經傳而為之銘曰

人心通微主攝是身以內齊外粤惟天君不莊則漫致肅則一以外養中粤惟天則昔者子淵復禮勝私當非而勿其要在思亦有子輿所貴在道正辭近信動遠鄙暴子思一言蔽以思誠耳目勿思孟訓是程恭惟五事

禹本天授疇數寔符聖衍至九合思與容互出畧同各專其一並致爾功惟疑忽得視餘稍異事理無遺知行俱至聖謨有赫哲人在前嗟爾危子毋怠勉旃

存誠齋銘

存誠繫乾本文言中庸誠以天人論七篇要在存不存洛儒四勿旨不煩晞顔用工亦同原閑邪隱若崇墉垣中有安宅天地元聖謨賢訓昭匪昏寥寥此道今誰敦子名具堂允知尊

贊

宋中丞孔公擊蛇笏贊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驅禽獸而遠之使民得安居鑄鼎之懼神姦使不逢不若時則政教脩明志行順正人物異方妖淫不興世衰道微民辟其衷氣類感召春秋而下妖異始不絶書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夫人者物之君也靈明主搱之具顛倒迷瞀物既得而執之故羽毛鱗介之或變化人為而不安其類

則具耳目口鼻為人者失其常性以淪于禽獸又何疑哉余讀孔道輔在寧州時以笏擊蛇事未嘗不撫卷太息夫蛇之為物眩怪厲毒人不常見今也以當晝為陰暮以庭除為窟穴以牲醪為飲食吏民奔走傾向而神之恬弗怪也公抽笏一擊衆惑氷解抑何偉哉公之平生大節剛毅忠勁得之深而養之熟矣當其擊之非笏也其氣也非氣也其義也義以決勝氣以直前笏以達其至而已吁邪不勝正妖不勝德

孔公施之之效捷若響應則夫君四海長兆民任位育之寄者果能此道將見山川鬼神莫不寧草木鳥獸咸若三辰循軌萬有遂性斯民壽考富樂終身不見異事孰謂太古之治不可復哉公之八世孫其寶藏其笏追懷高風因述梗槩而為之賛曰

有妖惟虵民亂厥志諤諤孔公奮擊斯斃公笏盈尺義烈萬鈞遂開羣疑以生我人公在朝廷崇議勁色用雖勿究舉為世則凡百君子正直是將式爾珍藏惟德之

光

伏羲畫卦圖賛并引

有太極而後有天地形有天地而後聖人生天地不形其化息聖人不生其道隱大哉羲皇其天地之會而聖人之宗歟葢自鴻濛肇分化育絪縕神用顯行無所不在而未有發其秘者惟皇含德淳厚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俯仰察觀遠近交取固已契乎其中而龍馬之圖適賛其決時無聖人則已聖人出焉則

雖徵斯圖八卦之妙吾知其弗終秘已天地不能言聖人言之天地不能畫聖人畫之森然未畫之前粲然既畫之後冥合夙成自然而然夫豈人之為之哉吁聖人之生也天地無心而有心卦之畫也聖人有心而無心明乎天地聖人之心者可與論卦畫之原矣敬贊曰

大化不言至道誰陳肇開人斯篤生真淳既錫我圖爰假我手契由石持圖以石剖由一而根有萬其支靈明

所流何慮何思權輿人文昭晰天秘窅乎孰名鬼神上帝高下未淪萬世未終全像巍巍曷其有窮

自贊圖像

汝氣頗清汝貌多骨塊處乎冷淡之場蟻旋乎艱險之域雖非富貴姿亦無貧賤色胸涵天和足蹈聖則持身壁完秉志山立夫惟有道好學之士與之千里而神交不然則對面而弗識也

北野兀者贊并引

郡帥蕭侯家北野之區嘗因以為號復槩之曰凡者以自狀異哉侯之為名也夫名之由生以其實也無其實而蒙其名不可得也今人有珍器焉目以毀惡猶怫然色變況乎以殘形加全人哉侯獨欣然自居又何故蒙莊多寓言侯亦寓耳士之生世孰不志于行也彼疾足趺奔猖狂自恣抵冒險巇顛踣頓仆卒陷于辟後雖欲善補末矣其有挾用世之資而或利于位沮于勢蹈武旋跟不敢以趨躄躃趦趄踸踔泥

塗是亦無足俱故云流放士寘乎自然遺形而蹈實
擯美而蒙汙樂虧而惡成嘗游内以葆真不衒外以
賈禍潰然而全肆然而安役一世命萬物而衆莫窺
其所以然斯不亦凡之善者乎是數者之操不同由
前之為侯固弗類由後之稱亦近乎私智而非吾所
謂道也侯世勲庸家先御史之聲聞天下子孫襲總
戎政建牆屏阜為虎臣今侯名徳才業蔚然于時將
有移之而佐國子民者贍周道之砥平曠海表以方

行忠信篤敬惟聖則是循無往而不自得顧有取于是者持戰兢惕厲不忘居安之戒云爾因為之贊以申其義贊曰

凡名則殘伊實匪完人凡而名恃惟于安廢形損外務專其内孰與中行心體俱泰廓然康衢義蹈仁趨動與天隨貞吉無虞

王玉淵畫龍贊

天雲垂海水立震萬里雨八極神哉沛斂復寂淵清泠

高馬小兒圖贊

易不云乎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龔開聖予作高馬小兒圖盖出于此其自為詩則姑文致委曲而畧于末語見意不敢盡也愚輙不揆申極其詞以著戒且以賛奇崖之不終厄云爾

龍之媒挺㩳奇嗟不逢制小兒眇童頑爾何如樂騰凌傲以嬉聖有戒垂訓辭據非宜或奪之彼雖奪亦莫覊

充帝閑屬鸞旗願托身奉明時

賈刪定畫像贊并序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羣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真切金人

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為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讎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敵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詞有曰陛下為戎人諸侯臣為犬馬陪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為金人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敵則天下將圜視而起不怨敵而怨陛下劉豫之禍可為寒心陛下尚何面目

戴黄屋王天下邪烏乎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曲為老毋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杞許忻趙雍胡埕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蘓符蕭振薛徽言之徒

章跡畧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邪魏杞之集讜議今亦無考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隰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第升朝嘗為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貫删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榷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畫像英風義槩凛凛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

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贊

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巳羞越職扣閽攄

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惟綱常二書

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繄節甚偉遺像凛然孰不敬

企

僧復菴贊

往過來續化泐穆兮而曰輪迴逝者復兮静極動生斯

道云亨兮而曰根塵絶弗萌兮人來問予復有何義一編在前毋落吾事

潛樂齋賛爲蕭存道元帥作

軒冕組圭盛貴服兮綺疏華榱麗居室兮八珍九鼎借玉食兮歌鍾美人侈聲色兮貝玉珠金富藏積兮嗟嗟世人寧有極兮君子之心不留一兮天機嗜欲相出入兮惟潛于彼樂斯得兮元戎英英裔述律兮倜公倜儻常布匹兮潛不自知樂匪物兮真適自然非有激兮又

奚區區較得失兮孔顔在前昭哉遺則兮

沃呼典簿名字贊 海壽字允常

仁者樂山體則似之静而有常其壽也宜壽繫海名允常維字揆以格言慈母乃異仁由知發動自静根二者則一或義所存先生命辭既戒既具予言非贅亦德之助

天馬贊 并序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灤京拂郎國來獻馬長丈一

尺有三寸髙六尺四寸昂首復增三之一馬身純黑後二跡白食芻粟倍常閒以肉湩奇偉駿駮真神物也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師數萬里凡七渡巨洋歷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乗以歸燕既敕畫工為圖仍命詞臣賛之臣某具員學館目睹盛事謹百拜稽首而獻賛曰

房星降精龍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為空聖人御天臣不敢駕四年在途祇獻墀下玄雲披身白玉並蹄昂首

如山萬騏讓嘶神物應期振古無匹不命自來懷遠之德省方時乘一日兩京吉行無驅永奉皇明

大蘇公自畫背面圖賛

畫舉扇障面弁作元祐罪人寫影示邁八字楊廷秀有跋

元祐罪人東坡居士面有何羞作此舉止疾走避影息陰則已胡盖而章猶書邁子

頌

汪氏宜人不用緇黃頌

釋老氏之教震動四海其言死生輪迴入地獄受諸苦狀尤能慑怖愚俗從之者如水趨下非一日矣男子剛明者間不惑至于婦人女子陰闇荏弱其惧而溺焉毋怪也昔有治喪不用浮屠而其母欲用之者問于朱子朱子告之以當委曲開釋必不可回則亦不得拗而咈也夫懼于咈親而從非禮過不在其子而母之賢為難得也新安吳謐以其母宜人汪氏墓

銘示余讀之如其臨終戒不用緇黄作而嘆曰向所謂賢母不可得而見者豈不在兹乎雖其他懿行甚悉而此為卓卓特異因特為之頌云頌曰

異端惑世崇誕誣張皇鬼伯司幽都婦柔惟怯尤易趨原始反終本不殊指徃為復理所無睠迷日月舍正途傾貲謟俗反詬儒吳母絶識超羣愚訓行厥後垂世模偉哉果勝大丈夫

禮部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宋允奎

禮部集卷十二　　元　吳師道　撰

記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為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絶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于公為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執事賞好尤異閒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髙數

尺廣如之素質浮瑩奇勢層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脩游息之所而植于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為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為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歘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為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邪其石邪孰得而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

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

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靜主乎動互

根而不相離子不觀夫雲之起石膚寸之觸毫縷之泄

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

固自若以為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為雲動而未始不

靜也子于其閒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

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有才非徒游執而玩物歸休

乎是居整衿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山意亭記

東平辛侯守蘭溪即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獨城之南與山接桃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傅溪而止高而環窈而容勢涵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其下多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邃斗絶不異穹石磋岩侯之來也顧樂居之亭制踰丈因崇為基覆以茅椽以竹板以代甓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窗因方相時而實以山可見也休暇時或斂衣晏坐凝眺徙倚拱

翠浮嵐近在目睫為之欣然忘食侯政尚清簡恬于世
好所至杜門不通請謁儆其薄彼而此厚焉何于山獨
惓惓也然愚觀侯仁名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復有合非
徒適游觀表高勝若夫拄頰之玩朝爽採菊之見夕佳
以逍遥于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
也侯為人重厚安裕天資為近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
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于物而在物者亦以示
人也仁之根心與生俱來山之接于目無一日而不見

也善體仁者得之于目而喻之于心凡天下之山無小無大而陳于前者皆吾為仁之助也奚特此哉體之而得焉則有吾胸中之山目雖無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歟然則侯之意為可識也已因書其槩俾登斯亭者省焉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為下邑學宫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歴殿堂耽耽數十楹其後餘址猶稱是繚以周垣坎以方池杉

檜腋分蒲藻鱗湊有亭曰詠沂當池中兩旁砌脩石以
度幽翳清深游息是宜歲乙巳大水亭仆又明年縣尹
邊君世安將有作適家君主職教乃出廩施俸相厥事
既成視舊有加士民以起廢賀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
一亭為哉凡人之情習于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
顧作于視聽之頃則植數丈之木而為之動容故妙天
下者機而觸天下之機者新之也浴沂詠歸之書童而
誦之老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

散棄于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幾何人矣一旦榱桷翼然冠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也點也嘗從事于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無喟然而嘆躍然而悟者乎邊君可謂知為教之機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于得國夫子獨與點而哂由豈鄙畧夫事功哉亦曰為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去點無幾爾邊君既以禮為國吾黨又因其作新之機以求點之志交相賛者也是則亭之廢興所繫豈不重乎

止齋記

友人具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為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横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棼者息鶩者盡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强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于

止以為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殊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為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靜為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吾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郛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于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于知知不易于行㝠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弓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于天下之故于是居子之齋斂子之形儼

乎其若思咯乎其若忘湛乎若不波之水温乎若休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犁然而當于物動亦止静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于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辱與之游間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為之説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

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不知其幾千里矣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于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泓然而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于海之大未若觀水于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于蒙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于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繫辭吾體焉真純湛然靡定所適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盖果也絶方動之岐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

斯祛通斯正聖賢之歸猶沿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相資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實從事于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于果而明根于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内為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闇然而日章者乎聖人之剛唯恐其不明聖人之明唯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氣議論熖然方進而用于世寄途于醫非其志也余于

是而信其有志于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復而願相與學焉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捨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為盛塔廟在名山川通都大邑者閎傑瑰麗不可殫紀下而一邱之勝十室之聚莫不錯據聯峙爭務為完好日有加無已天下之田一入於僧業遂固不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往往優為之宜也金華縣慈濟寺者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

所從始相傳以為旻公焉前望南山背負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也搆故宋乾道中且二百年風摧雨墮㪚傾腐撓中殿特甚餘亦皆殆不支衆誘𡻕薄惟石潭者慨以為已責誓悉其資無靳又輔以化誘得所施予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鍾樓藏室以次葺凡數年竣事潭有已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于寺將使歲入益裕而賴以久焉亦材且勤矣余聞宮室田里者先王所以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也民生當時咸知

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無敢傲焉以游其食而奉之非有功於人則職於上者耳今世稱浮圖氏能為國家祈福永命則其功豈不甚大斯民所以竭貲力而事之咸謂當然其徒固可以拱手蒙成安焉肆焉而用天下之物不必其己之勞也今潭也汲汲乎揑其體膚筋力以脩壞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累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于齊民寧非此善于彼者乎吁此誠善于彼耶抑可以重有感也夫

金華北山遊記

出金華城西門遥望峭鋭孤起蒼翠秀麗者號芙蓉峯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為智者寺梁靈璨師澡瓶在今實名刹西偏遊覽最勝處亭榭錯峙有曰上方境界者予所甚愛也盖自山趾蹬道緣澗上至此曠然平夷有大池可數十畝最後秀巘高出屏抱如畫遊時且迫暮瞑色四合空濛濃翠欲滴坐亭上背出木杪風水聲在下人語宛轉縈谺閒少焉煙斂月出池光淪漣

上下相映發當晝無此景也容髙談朗吟響荅林谷逮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右行取道遊三洞陟降岡麓久乃出兩山間循水行山漸狹水石清峭十數里不絶野人方開徑嶺下便樵採怪藤古木巉崖沖湍皆故道無有比向所見益奇又數里達金華觀觀前流水横披圓青石彌布若鶂卵大者若斗壘甕磊磊累負離離錯立楓柟青櫟葱蘢幽翳蓋去洞甚近也三洞者上朝真中冰壺下雙龍中下二洞皆在觀左下洞岩穴突出可覆

數百人小實容舟游者仰卧以入燭之穹然高敞飛厓流乳列石怪狀為華盖垂衣湧濤積雪為龍為龜為猊象町者為田方者為床為鐘鼓可考擊為硯一眼受滴水以手承之則否他詭異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天墜石鍵崖罅欲壓幽險深入如墮壺中飛泉出岩半數十丈散垂為簾下注無底怒聲奔雷使人膽掉髮豎出宿觀中山雨夜作水聲雜然如呼如啼如嘯歌悲吟為不寐達旦雨稍止行數里趨朝真重岡複嶺所歷益高

狹徑俯壑萬仞蘿弱苔滑闃前向塗稍絶乃還遊鹿田
東西二寺鹿田者相傳仙人宋玉女驅鹿以耕山有玉
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
穴玲瓏類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泉流交其間昔黙成潘
公所憇遺刻多存者宋寺雨留三宿山髙驟寒雲霧噴
薄門外迷不見行路室中沈沈咫尺不分人壁題近時
吳琳詩有雲暗雨來疑是晚山深寒在不知春句似為
此日發相與附火劇談燒笋引飲而已既晴風日清美

野卉發香山紅澗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摘茶者
道相屬由鹿田抵山橋石山插澗立樹出石上蒼然同
色飛梁絶峽口廻顧攢峰縣崖瀑流曲折隱見真絶景
也久之亦去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彌山率數百歲物
度鍊丹山訪二皇君祠問石羊遺跡僅有存者入小桃源
兩崖夾澗奇石刻露緣溪多栟花亭宇相望有流觴曲
水處碧甃底環青莎側披落紅出波上點綴映媚方列
坐小憩數道士擕酒至取觴以浮談辨喧笑悉沾醉去

止寶積觀宿松聲澗響淒然相和如琴笙不絶蓋晝夜皆然山中所厭聞也明日寒食有懐松楸遂由東闗入城以歸金華為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岩洞泉石之勝顓在山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子長約遊屢不果嘗以為恨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遣人邀予欣然從之起壬申迄戊寅凡七日以雨道險故不至朝真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岩暨僧寺可遊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幽絶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先是

約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夕分韻止即歸將追賦焉而汩沒多故情事復墮渺茫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行境內潦災水宿者三月重湖巨陂荒溝斷港瀰漫洸瀁求北山卷石塊土不可得而所值士皆鄙陋無一可與語者況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游彷彿可記者筆於篇時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晤對山水間亦足慰也書其一以貽子長云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蘭溪州新學記

蘭溪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侈梵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圮不支朝廷右文闢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其鋭意改作閔學爷不足又慮煩役民俾士之録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廬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㢈貫晹于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肅其觀又先作塑繪像造祭器

行釋奠禮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中怠弗理今知州崔侯具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其復賛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朱某來請文且謂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為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為之説曰因廟為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若吾徒之廬因而大

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嘗莫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宫而人之砂新其室而習之污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諗於衆庶其游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明善書院記

帝王羣聖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羣聖賢之言至朱子而
明朱子之功異世之夫子也厥今尊右表章聲教四達
荒陬遐徼猶知誦其書思其人嚴事惟恐後矧過化之
地祠祀之舊者哉處州松陽縣舊市者古治所也唐葉
法善宅焉距今縣一舍許宋時里塾甚盛朱子提舉浙
東常平按行至則為諸生講說有葉宸者能述論語孟
子大義朱子異之俾主塾焉咸淳季年葉再遇者請建
書院曰明善入國朝名存實廢前太學生里蕭君子登

慨然志興復因他宇奉祠事在法善故墟之陽時至元二十一年也事方萌芽聚田以致學徒後四年子登白其事行省即命為山長又六年麗水王君淮來代斥其地首建禮殿及大門延祐五年山長汪希旦搆兩廡而朱子祠宇猶闕論堂陋制未改泰定元年蕭君復攝教事請於部使者即下府縣而主簿常君禮董建焉明年山長鄭繼來嗣而完之起甲申迄今餘四十年蕭君實始終是其力為多而先立其大者俾易為繼則王君之

烈至是而交惬其志也王君時佐吾州語予以起廢之
不易且致蕭君請顧有紀予惟道在天地間秉彛好德
在人心靡一日泯滅固無用贊爲竊於是有感焉法善
以幻貴於唐顯於鄉志怪者孰不歆艷一旦化爲俎豆
絃誦之區淑其人而致力者往往出於遺裔獨何歟宋
僞學禁興倡其説者郡人也當時朱子幾不能免詎知
易世後車轍馬迹之所經咸慕其執鞭不可得彼詆誣
掊擊者至今羞稱之是孰使然哉善不可以終窮晦于

一時者必著白於萬世諸君子扶植之功豈非有得於明善之旨歟緊士之居游者不怠其承闢異端距邪説惟聖謨是祗俾夫天命人心之本昭晰而無迷然後踐之於躬以底於誠以返於初是為元貞興復之意則所立將與天壤俱敝尚何廢墜之憂哉

巢雪樓記

劉君剛善將從廣西憲幕辟自金陵來宣城告所嘗往來者别余適過焉一再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恨見之

晚而别之遽也因為余言家本蜀眉州實峨眉之陽先人始徙金陵聞峨眉巔極倚天罔谷綿邃雪經歲不消望之皓如積玉今居面鍾山結小樓名之巢雪以寄故鄉之思予為紀之何如余聞有生者皆本於土血氣之屬無不知土風思依首丘過故墟而啁噍物猶然而况於人乎聖如仲尼而思魯雄如高帝而思沛南音越吟是孰使然鄉土之思不忘本也不忘者仁也峩眉之距鍾山遼哉邈矣思峨眉而不可見見鍾山如見峨眉焉

追本之心油然而生可不謂仁子惟君之心抑可尚已又聞長老言宋之南嘗駐金陵諸橋名坊巷大抵皆東京舊季年蜀士僑東南僧廬亦寓蜀扁山川隔絕悠悠我思徒遺恨於無窮今也宇宙混同四海一家桂林爲秦漢百越之地去中國萬里君今往即往異時峨眉朝發而夕至可也然則幸生太平之世而快其夙昔之願可不知所自邪念先世之勤勞致當今之報効惟剛善勉焉

德懷堂記

吳以國氏國由太伯始故子孫在吳越為盛番君著功漢初居番者宗之今教授君存仲退甫能譜所自出宋以下皆歷歷可考且以德讓名其堂取至德之旨也嗚呼泰伯以天下讓聖人稱之其後季子慕義而興復以國讓讓遂為句吳家法彼季子猶可及若太伯之為則自有宇宙以來一人而已民德下衰釁起父子兄弟鬩簞食豆羮忍以相奪相殘自非甚頑無知聞斯人之風

未嘗不釋然意消遥遥二千年系之以姓者孰非神明之遺乃與俗俱化曾不復聞有高節茂行彷彿先烈之萬一者此予於君之名堂不能不慨然也椎問番人言君早孤逮長愛三弟田廬服器自取寡約餘悉弗有人皆以為難撫教諸子循循雅飭闔門内外肅雍無閒言凡其鄉人與四方之學者咸尊事之蓋其天性純篤而真踐不渝故自身而行於家自家而孚於人者如此其視讓國天下雖有大小之殊而同於為讓可以無愧斯堂

之作孰不謂之宜哉窺余忝宗姓衰落不逮適俱仕宣
城辱不鄙夷而命之記予固慕為讓者未知視君何如
因是而砥礪激昂以自附於盛德之末異時斯堂不為
專美是則區區之志也君毋謂余不讓

山泉記

王君某名其居山泉君北士而寓宛陵非鄉也其居在
闤闠中前直官寺左右雜民伍間山與泉無有也抑山
泉者荒遐寂寞之觀幽人隱士之所樂而君方將應公

府辟佐部使者奉條察廉服簿書賛畫之勞雖有山泉亦不能從容盤桓也然則何取乎爾也人謂君衿韻髙勝雖嬰以世故而蕭然自適不異林壑間是亦美矣而未也在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艮上坎下蒙為山泉不待夫嵬然而髙泓然而深固無往而不在也致吾果育之功使行完而德充不在夫隱而為髙仕而為通將無適而不宜也君之取義其必出於此也其必求無媿於是名也

江行磯石志

泝大江上行彭澤湖口縣境中濵多石山舟人呼磯頭在彭澤下者曰馬當曰峯骨曰彭浪曰小姑在上者曰繫表曰團石曰中子山勢皆自東來乍起乍伏稍近江忽若奔赴欲度界而旋却盤欝怒突騫舉驤奮形體大畧相似繫表尤宏豁峭立余時夜半抵壁下與漁舟聚宿月出其背光射山上樹如細草芒久乃焰舟中也小姑者峙江中與彭浪對若闕門舟行出其中峻急甚孤

圓高聳南一面岐首樹木扶疎葱蘢漸遠望見亭亭煙雨中青鬟翠袖姿麗夐絶俗呼小姑亦善狀也上下鐘山者夾湖口縣左右俗謂上爲張公磯下爲柘磯皆壁立千仭獨下鐘中一道斷缺附土有竹木稍異時久乾水落岸痕可三丈許以故盡見根底奇怪或森列如立笋或下垂如滴乳蟠繞散布者如樹根四出層突而下削者如河岸殘氷孔穴玲瓏水所注射而不見其出也有就岩穴置大士像宛若天成山勢盡處潰爲亂石高

者十餘丈大者如屋其次如數石甕盎方床斜几磊磊撐柱閘為脩筳擢立上㪍平可坐側視山兩旁至絶頂皆巉巉彌望類人所壘疊壷壁太湖者葢其石扣之有聲故山得鍾名大蘇公嘗不以為然恨余不及如公中夜獨往一聞噌吰鏜鞳之音以証所言爾由湖口道彭蠡三十里中流為大姑山片石方而長又呼鞋山世以並小姑而奇峭為不及矣未至南康二十里蟆頭磯羣石如蟆抵星子灣視落星卷石又出大姑下而磯石之

觀止焉仰見匡廬方巍然高大如王公巨人儼容莊坐自焉當已見是山至此幾三百里蓋無山不在壓跨中亦偉哉余評瀕江諸磯上下鍾勝江中諸石小姑勝而於匡廬則無能名焉姑志之俟質諸善遊者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於大學程張子始為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於心心定而性存今曰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

本以應物膠轕紛綸千名萬狀日至於吾前持吾方寸之虛明而與之酬酢於無窮雜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徐蹤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汨沒而忘返惡物者有意於絕之忘返者衆人之愚而絕之者異端之失也大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精奥宏深與易論孟表裏其語天地聖人之常以為亦不外是蓋持養純而自然之為

非學者驟可至返而遡其端則有知止之功在竊謂從事於此然後徂而求定則庶幾可也宣城胡君子仁以定性名齋而質其說於予予觀子仁之為人明敏有才達於世故不激不阿自其居鄉周旋親故閒纖悉曲當出而為部使者所賓禮歷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而處之一無失言遉色非善於應物者歟顧方窮經講學劘日夜以求聖賢之止者是能因其資以致其工即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異而玩之哉

故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復始齋記

宣城魏氏故宋參政敏肅公諱良臣之後也由紹興至今二百年子孫猶衍裕不替然而知學者鮮名茂字彥明者實八世孫勤苦好脩培業積文尤邃於春秋貫串諸家講肄不輟凡其鄉之學是經者咸推之嘗葺所居齋名以復始蓋取左氏畢萬筮仕之辭將以追先猷紹前烈而還其光顯盛大之舊其志可謂壯哉按魏以國

氏由萬始賞斯為諸侯而辛廖之言驗後之顯者相在
漢徵在唐皆位宰輔而敏肅亦登政府數千百年焜煌
簡冊前後相望而畢公高之澤遠矣天壤間得姓系氏
孰非聖賢勲德之胄彼其不克於承而寖微寖滅者政
復何限有能奮然欲振而興之其人為何如參政公之
世猶近也彦明固宜慕之不忘遡其所由推而上之姬
周之先獨不有可念者乎論者謂左氏好誇所載此類
非一殆若滛巫瞽史之為夫氣化之循環人事之先兆

固有若此者是未足訾也天下之物莫不有始亦莫貴於始公侯之姓誰實為之復公侯者當思復其所以為公侯者耳吾聞君子有反性之說明善之教非所謂復始歟公侯之復天也性善之復巳也巳脩而天應之理也脩於此而彼之應不應有所不計焉亦理也左氏必諸天吾必諸巳而已彥明之考於傳說也審矣抑其以是名齋固有志於學者其不以予言為不切也夫

寧國路修學救荒記

江東憲府涖寧國政化之及寧國蓋先焉矧其素號名郡而屬邑宣城尤衆繁務劇按臨者深所致意憲使密蘭公總裁之日今御史渠公充中實為經歷使佐相得憲綱具張斥貪擊強察奸明誣威布澤流一道清謐而寧國之士與民則曰二公之於吾郡若修學救荒事其績之尤著者也初學徙東郊與廟並列地比水環堤為固久寖蕩隳大成殿改建皇慶中腐撓已閒見不知始何時穿右支徑趨學門故道榛蕪弗恠也渠公以白於

使既按視命易殿楹二梁一前築方臺俶令成均制塑
像羣弟子漢以來諸儒補其未備舊堤周百丈憲副李
公嘗脩其半至是完之增其廣髙别為新堤二十丈達
於衢甃以甓翼以欄易民田之閒垣捷徑之冲構石梁
跨水上至者始復由正道入顧瞻林塘掩映宫墻絢麗
一旦景象異而心目變也先是學逋租隱於豪民私於
隷胥積歲益多又羸錢藏府中者中統鈔一千六百定
或倡言貸取息瞻用即爭假借去展轉竄易久將不可

知乃屬有司括隱欺復斂所散既給嘗費則以佐興修而一諉之教授方君晉馬經始至順元年夏涉秋竣事時旁郡皆以歉故輟廩膳而兹獨不廢又以官餘錢增興貧病士前所未有也已已旱飢宣城特甚錄其數至三十三萬餘口使惻然弗寧夜起彷徨與挼公議所以救之策首督郡募民粟幾至萬石食之已乃使詣江浙省言狀通予米四萬碩施者八千餘平價而糶而宣城得四之三焉念民無以糴則遂散之而以旁邑所勸鈔

代輸凡一萬六千七百定輸者七千四十定而其餘猶不足以繼也於是聞於臺請所沒入贓合一道之存者為七百三十六定遣僚屬分勸徽饒信三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八十定有奇且慮衆為欺而惠未浹則選吏四出覈實而廩其遺然後更遣吏悉散所有凡歷時自十二月止四月受米人二斗幼半之鈔則如米之直施合前後凡三焉當其赴愬之分拏給散之纖悉豪奸之舞智並緣所以撫摩禁防者無不曲盡疾疫不興兇攘

袞息雖古之稱善救荒者不是過也民嘗請圖像立祠
咸遜謝弗許繼而梁公有南臺之命學之士將伐石頌
績脩學在所紀救荒其可泯乎哉夫興學教也救荒政也
知教斯知政而信食重輕養教先後固孔孟大㫖二公
之設施措置未有不本於此然則并書而並傳之其亦
可也愚於荒政嘗預使令而脩理之役則又承命而董
其成故詳為之書李公名嗣宗尤垂意是學築堤實啟
其端嘗議改論堂齋廬市材儲時將繼今有作分部賑

寧國縣飢六萬七千七百餘口勸民米一萬三千六百十七石鈔一萬一千九百定而官予米一萬石均散代輸如宣城其在廣德建平二縣飢尤倍功亦不細事隷他郡當自别有紀云

蘭溪州新脩門樓記

蘭溪州治即門為樓猶故宋為縣時所建規制宏壯相傳且二百年矣今置漏刻樓鼓角其上比歲為政者更造大廳及左右吏舍獨斯樓無改焉歲久屢脩敝亦隨

之視瞻弗聳民以為病至順元年丹陽羅公其來守是邦顧而嘆曰失今不圖壞必重費民力且予治未信而勞之不可會長官北庭貫公具繼至協衷成化佐屬率從明年冬乃議脩理既捐俸倡先惟是一二富家之後於官者横費既息歡趨以聽攄材庀工如作私室官不與之於是棟楹榱桷之朽敗者易之板闌瓦甓之缺敗者補之丹碧粉堊之漫漶者新之不數月而訖工煇煌絢麗騫翥飛竦踊前後映帶不復見新故之異而巍壺有

職吏卒有次侯伯之居為之歸然增重焉嗟夫今州縣之作難矣公家之財自毫分以上不能擅有發無巳則仰於民彼侈然好大剥竭而不卹者固非巳而務崇其私者必苟於官又孰肯起而廳之哉竊嘉夫二公之有以致此矧其勢足以改作而止于修潄補廢存前美而弗泯塞後費之無經退然不務於襲能以出奇矜巳以求勝其慈愛忠厚之意盖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不可以無紀也故因吏民之請而著其槩使來者得有考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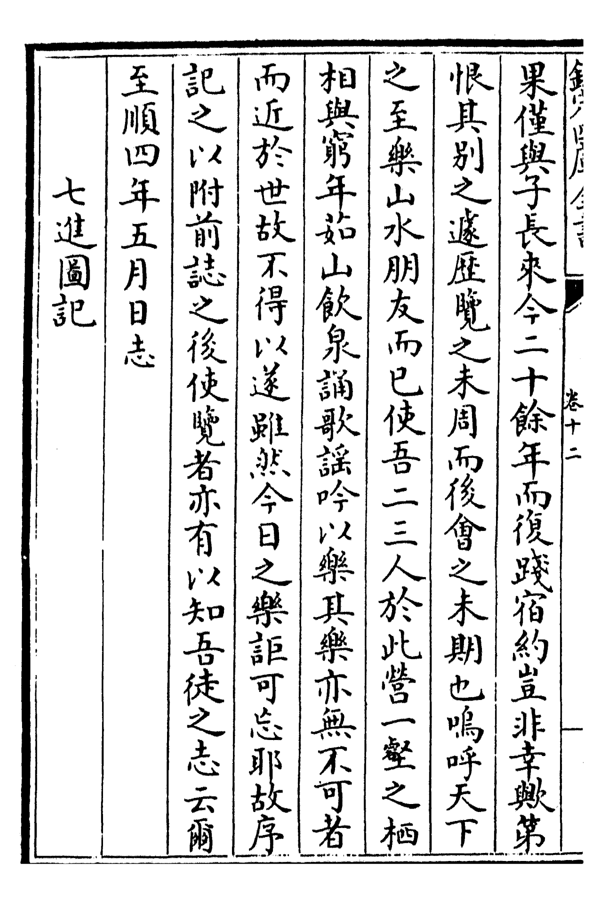
北山後遊記

至治壬戌之歲予與張君子長遊北山其後無因至焉年運而往與世益乖山水之耆益深今年二月六日獨至靈源草堂訪琳師已出徘徊故處觀公一公止予留明日同往法清寺觀乳泉又過慈源寺憩水石篁竹間會雨信宿而歸既而子長以書抵予曰黄君晉卿旦夕來來則約偕至山中予喜甚日佇訊至四月丙子會於草堂琳師出所藏書畫有張公詡清溪圖及宋人墨跡

甚多觀已出坐大池上亭景清曠即上方境界也丁丑道前岡之鹿田林徑翳深松石間植有高數尺者西寺第一軒已燬於火惟岩壁故在登其半以立仰見有字隱隱曰潘紫微字即縣成公别一行曰喻子才云云東寺門徑更新餘締搆有加暮所宿房即向時宴坐雲霧中者也戊寅早經宋仙女墓前一徑可趨朝真洞予以昔所未窺奮欲往黄君極言其險絶乃止歷氷壺洞次雙龍洞命未至者入游憩岩下閲所立碑有云元祐中

郡守張公製三洞名按郡志其人名壽是也旁多鐫名惟清獻趙公最古扣金華觀出循故道還鹿田前趨山橋道旁藥艸羅生衆木異狀多不知名非特仙墓上然也近橋岩弔王端明埜書堂故基仰穹崖俯奔澗穿行老樹怪石間幽絶特甚有小徑云由此登岩巔可極目數百里云金華綿亘雖遠絶頂有湖曰徐公湖處正當鹿田之背者為三洞南為橋岩連數十里間雄峭奇麗之觀萃此矣既絶山橋緣澗左行勢漸趨下度五盤嶺

稍平夷前出孤鋭者芙蓉峯也下為法喜院舊名潛岳
潛岳者芙蓉別名照成公嘗隨僧飯於寺今縣鉢藏焉
直寺門數十步為公墓則榛蕪矣主僧延酌池上夜宿
堂宇整潔甚安巳卯登芙蓉峯嶺未半入寶峯寺竹深
澗鳴古屋閴寥登芙蓉閣殊壯偉玉潤師若珍所建者
師畫山水甚簡畫必題詩悉有思致既踰嶺下險徑返
草堂休焉山行凡四日一公周旋弗置侍而從者黄劉
二生也明日庚辰雨遂歸因念至大中與晉卿約遊弗



果僅與子長來今二十餘年而復踐宿約豈非幸歟第恨其别之遽歷覽之未周而後會之未期也嗚呼天下之至樂山水朋友而已使吾二三人於此營一壑之棲相與窮年茹山飲泉誦歌謡吟以樂其樂亦無不可者而近於世故不得以遂雖然今日之樂詎可忘耶故序記之以附前誌之後使覽者亦有以知吾徒之志云爾

至順四年五月日志

七進圖記

七進圖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女玫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床老人衣冠盱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熏爐麈尾置旁革履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酒壺左持具格次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槃中芍藥前人以右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玫在後自持花一枝重臺特起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枝貫雙魚於盤置刀一帶葉橙一醯器一捧以獻次畫茶具陳

列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撚紙觸其
鼻欲醒欲嚏方坐几具上以甌授附於爐者將瀹茶也
次盡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簾牖明整几格積
羣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帶而行
六子暨童子奴八人導從前後蓋竹隱自為文云晝卧
於家愴恨欝悒兒曹思有以娱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
屬辭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
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釋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規模

放叔而藻麗出新意書以漢隸亦工每段次書於文用
李伯時白描法精絶似之然未有考也按竹隱後贈中
奉大夫奕後名良佐字致君贈通奉大夫疇德鄜其子
也京後名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由舍法中政和五年
進士第二人官至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
兼侍講自號黙成居士方後名良瑗字仲嚴終太學生
奇後名良翰字叔倚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府寺丞
倅平江府亮後名良知字叔愚早卒育後名良能字季

成登紹興五年第歴官秘書省正字江州倅黙成嘗自稱兄弟六人又云吾母生子十有二人長女適錢經國稱之為姊即玫是也紹興己卯黙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隐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生當慶歴中及見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語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風行於家庭者如此昔時朱子極稱黙成節行而以夫子所謂剛而無慾者當之詎知其精神心術之肖固有所自也哉竹隐之文他無見於世圖亦餘二百年物異時轉徙泯沒

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録其文因畧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氏而竊論黙成公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而有考焉尊賢尚德之心將竦然而生顧不美歟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五顯之神聞於天下尚矣蓋其上當天星之精據山川之雄儲英發靈烜赫震疊自唐至於近代跡具紀載國朝加廟號崇封爵香旛金幣之賜遣使時至每歲

夏初四方之人以祈福會集祠下者上窮荆越下極揚吳衢舟塞川重霧翳陌百賈列區珍貨塡積賦羡於官施溢於廟浹旬日乃止尤為一邦之盛故廟之穹堂華殿飛樓複閣宏侈鉅麗所以致崇極於神者靡遺餘力焉至大四年俄燬於火繼而土木薦興二十年間所營建者十已八九獨大門昭敬樓猶闕且為最先之地而反後焉一簣之功若有待然者元統元年今達嚕噶齊伊克蘇公實總廟事首議及之庀工於是搆架於冬為

屋三重楹亦三之其費皆出於廟之田租與其施財後
既非常懼弗克給明年知州于公文傳至乃相與謀稽
其出内括其隱欺沛然有餘功以不輟秋七月落成舊
觀復還高廣有加金碧煌煌棖棖峩峩如浮宫峣闕出
雲氣而臨風雨騰龍翔鳳奮頭角而鼓羽翼也視聽丕
聳肅敬自生神居尊嚴名號斯稱凡材與工之費中統
鈔以貫數之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先是夏初之會于公
實督其税入革複重之害而薄其征來者益倍歡頌四

出時有金芝產於殿之右梁奇芬瑞采數月不變今猶矗其上亦異哉二公之雋功盛美吏民咸願勒石會其適過是邦俾執筆以序徽諸見聞可信不誣竊聞聖賢之語政治民事神而已然必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何哉使其職業之不修怨嗟之不卹而徒媚神以徼一日之祐彼聰明正直者豈肯顧而歆之今二公叶志和衷帥正自躬政肅令清化以大行年穀比登疵癘不作耋稚歌舞涵煦恩澤明靈寵加彰示貺賜其於神人之

�可謂無愧者矣是誠宜書凡州之僚屬賛是役者同

知某州判某吏目某也

婺源州重修捕盗司記

州以判官兼捕盗而公署自有所以專其事也然判官

二人迭處遞更若專而實公又日嘗坐大廳罕至其署

因仍苟且則於其堂宇漫不加省亦勢然也婺源由元

貞乙未以縣升州即尉治為捕盗司在州門之右盖故

宋時所營今又四十年㢢壞可知矣泰定二年州判錢

伯圭塔紀嘗一修之後八歲廣平韓君昌涖是職顧瞻
咨嗟計其壞又甚於前念不可不圖也於是捐俸倡先
出意經畫役不及民而事隨以集易撓以堅更腐以良
門堂列廡煥焉如新又為之築垣以周外甓甓以底平
凡弓矢裝服械器悉整而完之藏之庫以俟用考前官
之氏名紀刻以示久皆前所未舉若君之用志亦勤矣
哉夫官以捕盗名非徒語捕盗之能實貴於無盗而已
婺源居萬山中壤地阻僻民知務學而畏法然寇攘奸

究之禁不敢一日廢善其道者存乎人耳君来是邦因其俗之易治而叶賛良守長之為以相安於清静之化故四境晏然囷窖之積於野者不移商旅之出於塗者無警桴鼓不鳴桁楊永卧可謂美矣且又不以傳舍視其居出其餘力以興檄補廢豈非本末具舉者哉故承命而為之書

書壘記

書者文籍之總名所以載道者也自書契既形聖神迭

興測天之靈彰示大訓為萬世建人極蔑以加矣道裂而分諸子競起百家爭鳴其羽翼夫道者固不可廢而偏詖傾邪淫誣荒幻之說亦且托於其間是果足以為道乎哉七畧四庫之目館閣崇文之傳鄴侯邯鄲之儲非不美且富也彼固有精約者存在夫人慎取之而已故愚嘗妄為之說曰由千萬編而約之於六由六者而會之於四又自其四者而貫之於一迨其人與書忘心與道俱而後為至耳河內九皐公平生澹嗜好好讀書

所蓄凡萬卷僑居豫章闢樓鶴軒之左悉置於其上而以書壘名之且特取先朝所賜大學衍義尊閣之以為壘之鎮既自為記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樂由是書壘之名聞於時予觀公在延祐初以文翰簡睿知踐歷華要後屢典大邦皆有風績惠愛既以其所得書者而見諸行事之間歸視其樓足以無媿於是載道者矣抑吾聞軍壁為壘而狀物之大者曰魁壘焉古之善治兵者以吾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節制既明形勢既强守

則有餘至於談笑折衝摧陷披靡雖百萬之衆可坐而挫之矣吾儒有云能勝物之謂剛剛則嘗伸於萬物之上殆亦若此然則公之所謂壘者可知其魁然而大又豈可量也哉客有進者曰公之壘嘗試而效矣究公所施舉斯世將無不被其澤而白頭斗壘於公何如公粲然笑曰吾知吾書而已遑邺其他公名薛超吾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之子今為三衢守云

東陽縣脩學記

有地百里視古諸侯生齒數萬服屬徵會雖時異勢殊
古治寡邈然有能垂意詩書爼豆閒則其賢於世之吏
亦遠矣蓋知學道則愛人而能勸學敦儒則必知慕夫
道事必有本而政與教非二致也不然則有倡與作以
厲民飾觀美以要譽者又不若不為之愈人之誠偽賢
否何如哉東陽縣教諭求君惟學以書來道其邑尹許
侯思忠修學之美曰學創自前代更歷有年外雖宏壯
而中實敝壞許侯始至即慨然有志顧改作則重煩而

並修亦未易乃以至順壬申新從祀兩廡餘將以次及元統乙亥春且滿未代益大展力由大門殿堂齋廬前後書閣朽蠧者易之傾陁者正之闕敗者補之黯昧漫漶者鮮明之又改作櫺星門及便門寺仞墻崇嚴像飾顯顯赫赫費皆出於士之樂從者而官不與知焉落成之日士皆易冠服肅視聽以趨而嘆前此之未見也蓋侯之治邑也明敏而有惠愛故久而益孚他政績彰偷皆可紀而此尤係於教請書以示方來予察其言許侯之

篤於政教而非厲民要譽者之比是誠宜書惟吾郡多名文人何取拙鄙者敢辭而求君復再書謂侯嘗通守蘭溪子實受廛之氓而君亦援先世契好請益堅乃直叙其梗槩而復為之言曰東陽為婺大邑昔之賢令長如唐戴叔倫有去思之頌宋慶歷中鮑令安上建夫子廟有惠於民至今人目其所憇岩為鮑令岩民俗固厚矣自馮宿拱之兄弟以文顯而近世尤多宰輔至連四五人咸以文學科第進儒風抑盛矣山川如昨聲氣猶

存吏豈遽不古若而學士大夫豈盡出前人下哉今許
侯之美諸君既頌之毋忘固當因其作興之機而勵其
景行之實化魯侯明德之風而表周士維楨之效至是
而交無愧焉爾求君協承侯之志克相是役教事迄今
乃成豈不與其有榮乎

張縣尹政績記

蘭溪縣初內附時民范守者以邀奪退卒金縣致富至
元二十三年盜刦其家縣已捕得盜者范擅恣戕殺人

又虛張其失亡數令囚妄引其受寄其受分誣以知情
賂結上下皆聽其所為縣令東平張孝安始至奮然直
民冤格其事時民亦爭訴於提刑按察分司判官瑪桑
阿桑阿主尹尹遂詰范奸狀繫之獄范急厚賂守者一
夕逃去會監察御史中巴爾斯布哈王宏行部督治益嚴
范匿旁近數月人莫敢言縣丞簿陰為耳目摘令去之
杭因造寺其奉御至京師倚權臣僧格為奏言范所失
皆貸中官財宜罪有司不理者得旨遣尚書徹賽音至

婺與宣慰使巴特瑪新按問徵償於是兩御史瑪察判及尹皆坐罷威餘震一時追逮赴愬者非法慘虐盡死里中大家富人及夙昔纖微怨與嘗詰察司舉尹政績者皆被禍破産并命相屬數年徵猶未已范之背遂累千萬初經授五品秩行泉府司少卿改兩浙轉運使司副使陞同知乃死尹儒家流為人慈和言語愿款至遇事激烈蹈水火不顧有古强吏風既去蘭溪復尹衢龍游又以忤宣慰使其罷時年且七十子喪惟一孫在貧

無以歸與予家祖父雅相好大德癸卯來留止數日師道時從容侍聽談金季年諸老遺事及進士詩賦手授善醫方屬以濟人既去貽書先人極相賞愛至今不能忘也比歲有自北方來從白雲許先生游名眉壽者公之曾孫也一日過予為道前事眉壽亦早失父畧聞家人言不能悉也俾予筆之予固樂道人之善況於張公且吾州舊為縣時尹止六人其賢未有如公者距今五十年人能道之雖其摧擊奸強志不克終使果如其志

則吾里數百家善良之禍免矣可勝惜哉范勢既消歇子孫日就破蕩數年前有生殺人死獄中者正向時囚縶冤濫處跬步不差聞者快之今眉壽從師學道不遠千里志操卓然將為時偉器天之於善惡報施果不誣也故為書其槩非徒表斯人之善俾世之稔於為惡者亦有所鑒焉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國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書以達言順事卓為一代

之制不襲於古爰命州郡建學立師置弟子員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獎寵之甚至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邦學猶有未盡立者茲非守吏之過歟婺源知州于侯文傳為政之明年百度具修靡廢弗舉凡先聖賢之祠庠序書院之所咸煥然一新是學之役且以次及會江左分部僉憲多爾濟巴勒公至諉以其事州之名族汪氏泰初者服侯之化懽趨請命捐其地之右州治大門東南者願自任經營不煩公家闢址掄材夙夜展力中為帝

師之殿門堂齋廡列左右而峙後先庖庚之細亦罔不具至元元年二月庀工八月告成顯敞深宏既足以昭尊事之嚴而師生之衆亦不患於無所容矣侯又念宮室之完而廩稍未充乃覈在官之田豪民所占射者二百有十二畆有竒取以畀學計其歲入亦不患於不給矣於是僚佐吏民咸謂州之有學學之有田悉自今始以永於無窮于侯之功其可泯哉伐石來請文以紀之是固宜紀也抑予聞守書之學設教之一事耳周官保

氏教六書漢尉律試八體諷籀九千字以上前代固以
是為重也且聲出而字生聲又字之先聲音之學則秦
漢之前未之有也夫其紐攝杳冥盤旋之寥廓感通之
用神矣雖皇極之元會運世要不出此昔人極論華梵
音字謂其或容於字而踈於音或精於音而畧於字字
有限而音無窮則無窮者其至乎愚固昧昧於此恭惟
國書之行溯自神智源流甚遠葢兼音字之統學者所
宜知也嵏源多才俊于倿既作興之將有穎悟而傑出

者興時非直潤色鴻猷彰明治具而天地運化之微古今不傳之秘亦且於此乎得之侯之功又豈不大乎

婺源州學記

闕郡于侯文傳守婺源首惟學校是究是圖曰嘻婺源徽國文公之鄉也吾受夫子罔極之恩微公之教不及此今吾幸以科第至是官幾於古二千石刺史而又適臨是邦則學之脩否教之隆替非吾之責而誰哉於是即文公故屋為祠復新安晦庵書院且并及於學焉婺

源宋為縣時屢徙今在州西隅者最後也延祐甲寅中燬訖丁巳以次而復工務速成材弗堅緻僅二十年已不勝其敝矣時諸生方章復除欣然承侯指顧相與出力改建門堂先其大者則又自節量廪粟之餘禮殿經閣因舊而脩拓地兩廡增闢齋廬揭以新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皆侯所命也始至元元年六月次年七月竣事高明靚深宏麗煇煥既遠過於前時而游居易心瞻視改觀其為作民振

俗之助亦豈小哉學正吕君合相役視成與其耆艾之士貽書師道曰願以有紀師道惟昔之記是學者孫龍圖莘老洪内翰景廬而我文公藏書之閣周程之祠則亦為是學作也師道何人而敢踵其後則力辭之既而吕君不遠五百里走池建德邑謂師道頃至是邦嘗與釋奠于侯指語以當興之所今其言悉酬必有述毋讓師道又辭不獲則念侯之興學蓋將深有望於州之士欲畧陳其愳則諸老先生之論固已具矣若孫公推原

三代養士實興之法孔氏成德達材之教悼後世之不古若洪公嘆古人臨事變而不亂雖天資不可及亦學問以輔誘之功士不素養不可望其必然二公固知教之重矣我文公則謂君子之所以學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窮理以勝其私而復焉其切於學者皆聖賢不易之法而俟之名齋適契斯義其可舍是而他求乎婺源山水清峭生其間者多健而材少長即羣游校庠角藝較能往往蔚茂馳騁而以夙望自居者著述如林動

欲名家漸磨濡染抑盛矣尚其反躬就實明誠兩進無忘先文公之訓以昭答賢州興起之意哉敢終薦其區區之愚諸公以為然則請鑱諸麗牲之石以為之記其必有發也夫

禮部集卷十二